



昨天的事

武斗

孙挺信 著



孙挺信

著

武 平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川)018 号

责任编辑:东 映

封面设计:张光明

版式设计:江 蓝

武 斗

——昨天的事

孙挺信著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军区军医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1/32 20 印张 435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1022—467—0/I·066

定价:(上、下册)13.9 元

目 录

(上)

引子..... (1)

第一章 武斗大军中的工人、农民、
学生和放牛娃..... (3)

第二章 红军师长成了“毛泽东思
想文攻武卫队”的总指挥.....
..... (31)

第三章 在武斗队头头身边的那些
女人们 (51)

第四章 “革命贞节”禁锢下的女性
变态者 (78)

第五章 “杀回本地区,就地闹革
命!”
大武斗——全国山河一片红
..... (105)

第六章 武斗中的农村包围城市
..... (132)

第七章 女性变态者的残忍手段
..... (15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181)

第九章 到处都有杀不完的危险敌人——资产阶级…………… (241)

第十章 武斗人员们的彷徨和剧烈的内部倾轧…………… (282)

第十一章 毁灭别人也毁灭了自己的武斗英雄们…………… (322)

底，表示他对战友们是尽心尽责的，丝毫没踩假水。然后，他把碗啪地放在桌子上，就像说书人打了一下惊堂木，继续高声讲话：“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一个连！”

场上人声鼎沸，笑声朗朗。

刘跛跛皱紧了眉头。他真不明白下面为啥笑他的话，也不明白自己的话到底有啥毛病。差劲，这支队伍赶我们那阵差远了，简直是乌合之众，如果有可能的话，必须进行严格的纪律整顿，以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战斗力。

郝连长扯扯他的衣襟角，悄声提醒：“是黑匪，刘总指挥，是黑匪！”

老刘大声道：“对！是黑匪，黑匪就是国民党嘛。咳？不是国民党那他们是什么？中央不是早说过了，这场斗争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和帝修反斗争的继续，我们和黑匪斗争，不是和国民党斗还能是和谁斗？”

真不愧是红军师长，他到底还是把大家的疑难给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接着，他说杨天棒同志在这次大胜利中立了大功，是我们的大英雄，是宝塔派的骄傲。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发扬决战决胜的精神，夺取文攻武卫的更大胜利。

坝子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杨天棒的身上，他顿时觉得热血直往上涌，无尚荣光地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刘跛跛对站在自己左边的郝连长说：“你把这二十支冲锋枪都交给杨反修同志。”

姓郝的像要死他独生儿子似地叫了起来，“不行，我不干！”

刘跛跛捋着胡须，平静中带着不可抗拒的威慑力说：“给他，等打下石子区，我调给你四十支冲锋枪！”

“你说话可得算数?”

“叫你给你就给,还罗嗦个啥?”

双方交换枪支。

场上欢声四起。

杨天棒得到这意外的收获,心里乐开了花。他用洪钟般响亮的声音,发出标准的口令,把那二十个人的队伍整理得刀斩斧劈般整齐。然后下达口令,让他们齐步走向原先喝酒的地方。

刘跛跛见了更是满意,认为自己有眼力识人才。他爱抚地拍拍杨天棒的肩头,“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好好带好你的队伍,要加强纪律性。”

杨天棒站起来,情不自禁地两个脚跟一碰,“是!”

“你当过兵?”

“在野战军干过几年,打过印度鬼子!”

刘跛跛又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感叹道:“人才,人才!将才,将才!”

杨天棒兴奋得有些飘飘然。

老刘到底不比当年了,经不住刚喝下的那些白酒的冲劲,觉得头昏眼花。他叫两个警卫扶他去休息,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老熊吩咐,“让大家好好喝,喝个够,打了胜仗就要让战士们喝个痛快,我历来都这么主张的,喝够了好打土豪分田地!”

大家见他年岁大,又多喝了点,没有人再笑话他。

老熊对坝上的队员们喊道:“都喝起来,刘总指挥叫大家喝个够!”

坝子上掀起了一股灌酒热潮。

老熊倒了半土碗白酒，双手端起向杨天棒祝贺。杨天棒没有推辞，接过碗来咕鲁咕鲁地灌下肚子去。胡代军，洪泽又一人敬了他半土碗，他也痛痛快快地喝了。别看杨天棒牛高马大的，酒量其实不大。但他今天实在太高兴了，二十条新崭崭的冲锋枪简直把他喜得快发昏。向他敬酒的又都是些有脸有面的人物，怎好推辞。接连下去几个半碗，哪里还分得出东西南北，恍恍惚惚中，看见了张医生，两个跟球就在这美人儿身上发了直。嗨，这美人儿今天也兴奋得很呢，容光满面，光彩照人。噫，怎么她没穿衣服，雪白的肌肤像一团梦中的白云，清清的山泉正缓缓地冲洗着她的身子……

他那深深压在心底的对张医生的爱情，一时间乘着酒性翻了上来，心里的冲动再也无法抑制，端着满满一大碗酒，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嬉皮笑脸地要跟张医生对喝。张医生赶忙摇着手退却，却被他伸手一勾搂进怀里。他喷着一股浓浓的酒臭味儿，在张医生额上、唇上、脖子上狂亲滥吻：“美人儿！我想你都想死了！自从看了你洗澡，我就没魂没魄了……”

他粗鲁地扯开了她的胸襟，扯得扣子飞出老远，一对白生生的大奶子露在外面。张医生在他怀里拼命挣扎，拼命叫唤。

整个坝子上的队员们像突然遇着了地陷天塌似的，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老熊和胡代军正欲上前制止，段庆雄却抢先一步冲了过去，一把将那酒疯子的手抓住，使劲反扭了过来，这位赫赫有名的“准当将军”就被擒住。

张医生扣上衣扣，大哭大喊着，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揪住杨天棒的头发左一下右一下地搨耳光：“臭不要脸！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杨天棒连队的队员们坐在地上，把头都垂了下去。

段庆雄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老熊，“你看怎么处理这个大流氓？”

“这……”老熊一时乱了方寸。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这么大个组织的名声，更关系到一个女同志清白名声的大问题。”

段庆雄故意大声武气说话，以便让张医生和坝上的人都能听见。

张医生这才越加觉得问题严重，更加怒火万丈，揪住杨天棒头发乱扯乱揉。杨天棒的头发从她那发疯般的手指中一绺一绺地掉下来，“你还我名声啦！臭流氓！”

胡代军对老熊说：“先把天棒弄走，张医生见着了会闹得收不了场的。”

老熊这才醒过神来，“把他弄进屋去！”

段庆雄趁机叫来几个学生队员反扭着杨天棒的双手，像推死囚犯似的把他推走了。

张医生蹲在地上，双手紧捂住脸，泪水不住地从指缝间涌流出来。她一边伤心地泣哭着，一边可怜地叫着，“怎么办啦，叫我怎么办啦！”

大家都很同情她，一个个愤愤不平，骂声四起。坝子上响起一阵嘘声，有的把酒碗抛得高高的，任其掉下来摔个粉碎。

“狗日的杨天棒，我们还真以为他是个大英雄，哪知他是个畜牲！”

“大流氓，大骚棒！”

“打死他个狗娘养的！”

老熊心烦极了，两手叉腰，对坝上大声吼道：“娘的，不屑

痢了都给我滚回去，快滚！叫你们胀昏了又来乱七八糟的！”
庆功宴不欢而散。

36. 两个得意洋洋的木偶

黑夜。石河镇因为出了杨天棒那件丑事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兰瘪嘴已经感冒好几天了，今天喝了点酒，病情加重，感觉浑身酸痛乏力，心慌怯寒。回到寝室吃了几片药，倒在床上蒙头大睡，过了一阵，仍感觉实在难受，又下床来，扭过腰身去，在自己臀部上注射了一小管针药水。当她再次上床去重新蒙头睡觉时，忽听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接着又敲了两下。都是两下，这敲门声是她非常熟悉又是非常神秘的，只有她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不禁心里涌起一阵激动，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他得知我病了前来看望？挣扎着起床来，轻脚轻手地走过去打开房门。

他机警地闪了进来。像以往若干次一样，返身门上门，揽住她身子，静静地立在门后，屏息静气地听着，看外边有无异样的响动，是否有人跟踪上来。当他确信没有任何危险时，双手就把她搂得越来越紧，发烫的嘴唇贴在她的唇上。她用力扭动着身子，用力推开他脸，可怜地哀求着，“别……我病了！”

“我说你身子怎么这样发烫呢！很难受吗？”

“有点”。

他把她拦腰抱起平放在床上，盖好被子。他俯下头去，贴着她脸亲切地问：“要吃药吗，我给你倒开水。”

“不要！”她紧紧抓住他手，心里感到很幸福。“陪我坐一会儿！”

人在困难的时候，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在精神上变得非常软弱，害怕孤独，也就特别希望有人同情和陪伴。段庆雄根本不懂得这些，他对她表示出的一些关心，至多不过是为了哄着对方，让对方冰冷的肉体内快点燃起性欲之火，以适应他欲火攻心的需要罢了。这会儿，他见她那么紧紧地拉着他手，害怕他离去，以为是她也迫不及待了，于是三两下地脱掉自己的衣服裤子，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被窝，抱住兰瘪嘴又是摸又是捏。她无力推开他，只是用央求的口吻道，“今天别来了，我难受死了！”

“来吧，我都受不了了！”

“求求你，别这样，今天我实在不行！”

她生气了，发火了，拼命挣扎起来。他也有些生气了，拼命地拉扯她的内衣。她哭了，恼愤地骂道：“你……真自私！”

段庆雄稍微冷静了点，松开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这个百依百顺的丑大姐生这么大气、发这么大火。

“你在玩我”，她嘤嘤哭着。

“怎么这样说？”

“一年多了，你想干的时候就来找我，干完就什么也不管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具，专供你玩弄的工具！”

他用劲抱紧她软弱无力的身子，十分委屈地说：“唉，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想想看，在公开场合我能对你表现出特别亲热吗？要被人看出个蛛丝马迹，你我还怎么有脸在这造反组织干革命！”

“我看你对徐玲玲就有点特别。”

他顿时感到有些语塞，强辩道：“在哪儿对她特别？”

“有时间，你们那双眼睛，你们两个的眼睛对望，不正经。你以为我看不出？”

“瞎扯！”沉吟片刻，他说：“也可能有时我故意表现出对她关心的样儿。真是死脑筋，我能真对她好？那都是假的，是为了掩人耳目，转移视线，别让人看出我们两个的关系。我们两个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能既跟你好，又跟她好？我是这种人吗？”

“我看你是嘴巴上这么说，心里头就是想着她的”。

“有什么根据？”

“她长得好看，漂亮，我一点都不吃醋，她确实是最漂亮的姑娘，比我好看多了。男人们都不是好东西，一看到漂亮女子就不怀好意。”

“你以为我也是这种人？可笑！我有革命的修养，漂亮？在我的眼睛里，他妈的姓徐的是个什么玩意儿？走资派的女儿，一副资产阶级贵族小姐那软绵绵的臭样儿，是她妈个没出息的女人。还漂亮呢，我一见她那样儿心头就烦透了，就想吐，我还看上她，可笑！”

“这是真的？”

“他妈的如果我的话有假，就不得好死！你千万别误会，我只爱你一个，永远永远只爱你一个！”

她万分激动地叹息着，把自己的脸主动地贴在他的脸上。过了片刻，她把脸移开一些，一本正经地问：“你说说在白龙洞的那回事情，我为了抢救你受了伤，走不动了，你是不是想把我丢下自个儿逃跑？”

“嗨！那还怎么跟你解释？我根本就没产生过那种丑恶的

想法。我当时想，要是我们两个一起走，肯定都跑不脱。我死了没什么，可是你呢，我能忍心让你死去？所以，我就叫你藏起来，我拼着老命冲出去，带人来救你。这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你想想看，我受了伤，能藏得住吗？”

“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说了，这件事太使我伤心了！”

兰蓼嘴见他真的那么伤心难过，心想，也可能他说的是真心话，是我误会了他，伤了他的心。再说他后来为了我的安全，不是强令杜伯六把我背走，他一个人留在后面同敌人厮杀拼命，几乎丢了性命吗？越想越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她又搂紧了他，想尽自己的热情和温柔去使他快乐，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可是……”

“还有什么话，说吧！”

“可是，我老觉得不大可能。”

“为什么？”他故意感到诧异地欠了一下身子。

“我丑”。

他轻轻笑了，“谁说你丑？我怎么跟你说呢，我深信这个真理，阶级不同，对美与丑的看法就不同。在劳动人民眼里，大粪是最香的。在我心目中，你是最美最美的！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你这样美好的女人了！这是一种真正的阶级感情，知道吗，真正的！”

“今后，你真和我结婚？”

“天地作证，非你不娶！”

她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完全沉浸在理想的幸福中。她把他脖子紧紧缠住，好像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抓住了一根浮木。

他在她耳边亲切地教导着：“今后，在公开场合，我们应该时时注意影响，千万别让任何人看出我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关

系。特别是对徐玲玲，你千万千万要提高警惕，千万千万别在她面前说我好话，千万别在她面前流露出对我有好感。你倒是可以经常在她面前说我几句不好听的话。那个鬼女子心眼尖得很，嘴巴又不稳，总之，你要随时提防她，我一想起她来就感到害怕，就感到恶心。”

他的这番话虽然在她的耳边重复了一年多，但她还是百听不厌。愚蠢的女人一是爱听别人说她美，二是爱听男人说她的情敌的坏话。兰瘪嘴觉得自己充实得很，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完整的男人。她觉得趴在自己身上的这个男人是那么的可靠而诚实，对他所作的那些教导，总是小孩子似地“嗯嗯”作答，并在行动中自觉严格地执行。

段庆雄在这个病得浑身发烫的女人身上发泄完后，才说：“今晚，我是来找你帮忙办件事的。”

“要我做什么？”

“杨天棒现在还关在我那儿呢。”

“你们准备怎么整他？”

“绝不放过他！我要抓住这件事，把他彻底搞倒！”

“我看算了，人家杨天棒打仗那么行，刘总指挥都喜欢他。”

一提杨天棒打仗行，一提刘总指挥对杨的信任，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要置杨天棒于死地的决心，就更加不可动摇。他把牙帮咬得格格作响，阴毒地笑道：“这一次就由不得他了！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其实，他一个大老粗懂得什么？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些重要的东西他懂吗？再说咱们宝塔派勤务组里吧，哪一个像革命的领路人？哪一个能领导广大革命群众，经过武卫斗争，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没有，可以说没

有！一个个都是些碌碌无为，投机革命的机会主义份子罢了！等着吧，如果我当上了一号头头，我将带领广大武士战士，干一翻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你是学生，这里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能服你？”

“能！正因为大多数是农民，我才觉得好降服他们。今后，所有的人都得绝对服从我的号令！”他又冷森森地笑了，“当我串连去了那些革命的圣地，那些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发源地之后，我的心里就时时在发狂，时时燃烧着一团熊熊的大火。我恨自己生得太晚了，要不也可以在大革命的激流中大显身手，大干一翻事业，也可以在庄严的历史上写上自己光辉的一页。后来，运动发展了，革命造反向纵深发展了，革命者拿起了刀枪，进行着真枪实弹的战争，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好时机呀！这时机给了我一个一逞报负的机会。”

“我自觉自愿地投身于这场血与火的战争中，是想抓紧时间，把残存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最后的敌人——资产阶级消灭干净，在历史上也落上自己的一笔。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将不失时机地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然后，来一次内部的整肃，把各种罪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扫除干净。涂先才，莫丽蓉，曾治成等人已解决掉了，还要更加彻底地扫除，一个也不放过！”

她为他宏大的抱负所激动和振奋，毫不怀疑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革命造反者。但是，她对他的有些打算和作法持否定态度，“你不要用资产阶级腐朽意识那根大棒把人整得太多了，你要整的罪恶的资产阶级，不就是像你刚才趴在我肚子上……那样儿的吗……”

“我……”

兰瘪嘴傻呼呼的话，太使他难堪了。他火爆爆地说：“你怎么说我们刚才的事？我说的是他们，是涂先才莫丽蓉之流，现在是杨天棒之流。只有把他们都扫除干净了，我们的人才能掌握这支队伍的革命领导权，才能按着正确的路线发展。那时，老杜可以当连长，你可以当政工部长……”

“我？”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政工部长，多么受人尊重的职务，她心头顿时觉得热乎乎的。

段庆雄这才把话转到正题上来，“我们要抓住时机，利用张医生搞掉杨天棒。你明天去找张医生，要让她觉得今天那事非常严重，太丑恶了，让她仇恨杨天棒，逼着总部严惩杨天棒这个大流氓！”

兰瘪嘴马上犹豫了，“我觉得这样搞……太那个了点儿！”

段庆雄顿时火冒三丈，猛地一把掀开被子坐了起来，“真想不到，你竟然对姓杨的还那么有好感！”

她拉住他手，温柔地说：“你别发火，听我说，叫我这样昧着良心整杨天棒，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他突然软下来，紧紧抓住她手，可怜兮兮地央求道：“亲爱的，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只要我们互相配合行动，就能名正言顺地搞掉杨天棒。只要搞掉了他，一切都好办了！亲爱的，我现在多么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呀，和我站在一起去迎接革命的暴风骤雨吧！”

她不知如何是好。一方是自己事实上的爱人，精神支柱；另一方是自己非常崇敬的战友。听从爱人的，去整杨天棒，就是出卖自己的良心，泯灭自己的人性。要保全自己的良心和人性，却又伤了爱人的自尊心。她内心的矛盾难以解开。

走道上由远而近地传来急匆匆地脚步声。接着，有人敲